



两件新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书残片考释

邱志诚

摘要: 本文对黑水城出土的发掘编号为 83H·F1:W14/0014、F14:W8 的两件文书内容进行了考订复原,给出了准确定名,并进一步考察了 F14:W8 的版本问题,断定 F14:W8 号文书是《备急千金要方》元刻本残页。

关键词: 黑水城 元代 备急千金要方

黑水城出土的发掘编号为 83H·F1:W14/0014、F14:W8 的两件文书残片原件收藏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因残缺太过严重,该所研究员、黑水城发掘工作主持者李逸友 1991 年出版发掘报告之一《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时未录文,同书所收 191 幅图版自亦无其踪影。^①新近《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出版首次披露了这两件文书残片的图版,^②并按收藏地将二者重新编为 M1·1274、M1·1269 号,分别拟题为“医方”和“医书印本”,均归入医算类文书。本文对两件文书内容进行了考订复原,给出了准确定名,并进一步考察了 F14:W8 的版本问题,断定 F14:W8 号文书是《备急千金要方》元刻本残页。

一、文书录文

(一) 83H·F1:W14/0014 为一写本文书残片,尺幅大小为 5.1cm×14cm,仅存 9 字,字迹认真而显稚拙,墨色略淡。字旁有一处涂鸦。兹录文于后:

(前 缺)

1.]其肺肝[
2.]诚于中[
3.] [
4.] 水[
5.] 天[
6.] 大[

(后 缺)

“水”、“天”、“大”三字为第 1、2 行字写毕纸张逆时针转动 90° 后所书,文字大小为前两行文字的两倍。涂鸦之笔在此 3 字之左上部。

(二) F14:W8 号文书由一个半页的左、右上角两个残片组成,尺幅大小为 16.6cm×6.7cm,兹录

^① 根据保存的完整性,李逸友将黑水城汉文文书分为整、缺、残、屑四种类型,这两件文书残片应在残缺程度最严重的 1500 多件“屑”之列,仅收录 760 件文书的《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当然无其位置。参见李氏《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5 页。

^②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第 8 册第 1594、1598 页。

文如下，字残不可辨识者以“□”代替，可辨识者在“□”中补出。

甲（右上角残片）：

1. 肿上千[
2. 人疮痛[
3. 青龙五□[
4. □[

（后 缺）

乙（左上角残片）：

（前 缺）

1.]右十□[
2. 干捣[
3. 末水[
4. 服如[
5. 灭癩膏[

甲 3 行之 4 字与乙 5 行之 3 字为黑底白文，乙 5 行黑底于“膏”字后止。

二、文书内容复原及定名

（一）《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对 83H·F1:W14/0014 号文书残片拟出的题名是“医方”，然笔者遍检传世医籍，皆无与合者，倒是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找到了该文书残片上所写的内容（与残片吻合者加下划线标识，下同）：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①

83H·F1:W14/0014 号文书残片图版“其肺肝”之上犹可识“见”字末笔“乚”之下部，故此文书残片所书必是《四书集注·大学章句》本段中文字无疑。

83H·F1:W14/0014 号文书残片右边线虽为撕痕，但残存的第 1 行距右边线的距离差不多是其与残存的第 2 行行距的 3—4 倍，却不见有文字（可推知残存的第 1 行就是此页首行）；第 2 行左边亦有较多空白，也不见“诚于中”之后的其它文字。再据 83H·F1:W14/0014 号残片上各字的相对位置，笔者估计在本页上书写者只写了“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一句中的以下十数字。下为对 83H·F1:W14/0014 残片的复原：

1.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
2. 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行末“□”中“形”字也可能未写）
3. □□□□□□（“□”中也有较小可能写了“于外故君子必”六字）
4. 水
5. 天
6. 大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7 页。

显然，从所书内容上看，83H·F1:W14/0014 号文书并不是一首医方，故而《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将其归入“医算类文书”，拟题为“医方”是不正确的。

另外，残片所书字极稚拙，也不大可能是一位经常写字的医生所写。同时，“水”、“天”、“大”三字连写，显是在练习“丿”、“㇇”两种笔画。且此行字旁尚有涂鸦之作，可以想象，必是一位蒙童在以《大学章句》为内容习字，累了之后未及将《大学章句》本段终篇便开始胡涂乱抹以为休息娱乐，嗣后复欲练习大字，为便书写，便将纸页逆时针转动 90° 后写上了笔画结构相似的“水”、“天”、“大”三字。类似习抄在敦煌文献中是很常见的。所以，从书法水平上看，也可以肯定此件文书不是一首医方。根据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可以将 83H·F1:W14/0014 号文书残片定名为“习抄大学章句残片”。

83H·F1:W14/0014 残片尺幅大小为 5.1cm×14cm，则“其肺肝”三字所占纸长为 5.1cm，以此推之，“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计 10 字，所占纸长约当 5.1cm×3+5.1cm÷3=17cm，再加上天头地角，则此文书纸幅大小页长当在 20cm 左右。又前已证“诚于中”行为本页之首行，而文书残片左边线较为整齐，似为刀所裁成，为残页原左边线诚属信然，故页宽当即是残片的宽度：14cm 左右。83H·F1:W14/0014 残片为该页的下部三分之一处。

据此及前文对残片右边线撕痕的察究，可略见彼时蒙童习字本的大小及装订形制。83H·F1:W14/0014 残片原纸页尺幅是 20cm×14cm，则与当今小学生 32 开练习本大小差不多（当然只能说有此一式，且似应为年龄较小者使用）；残片右边线有撕痕，则应当是在右边栏装订，与当今在天头装订不同，这正与彼时翻阅、书写从右到左的习惯相一致。

最后，上段中所谓的“彼时”到底是何时？换言之即 83H·F1:W14/0014 号文书残片的断代问题。李逸友指出，“黑城考古发掘所得的全部文书，除少量属于西夏时代的佛经外，其余都是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遗物。”“在同一坑位地层中出土的往往见有元代和北元纪年。有的文书上虽没有年款，从其格式和文字内容与有纪年的文书相较，亦可准确断定其年代”，时间最早的是“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最晚的是“北元宣光元年（1371）”。^①则 83H·F1:W14/0014 文书残片虽然没有年款，但属“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遗物”也就是说为 1295—1371 年间遗物当是确然无疑的。

（二）前述 F14:W8 号文书残页《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拟题为“医书印本”，从残存文字看，其系医书确无疑义，那么它是什么医书的印本？我们可以根据寥寥数行、每行仅两三字的残片将这一页的内容复原吗？经过比对，惟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丁肿方·痈疽第二》的一段文字与之吻合，下面据嘉靖二十三年（1544）乔世定小丘山房本^②卷六十六将这段文字移录于此，与残页吻合的文字加下划线标识：

1. 诸药煎令沸三上三下去滓以故帛傅^[1]药帖肿上千即易如
2. 春月去附子其发须尽洗去垢不尔令人疮痛
3. 青龙五生膏治痈疽痔漏恶疮脓血出皆以此方导之
4. 生梧桐白皮 生桑白皮 生青竹茹
5. 生柏白皮 生龙胆各五两 蜂房
6. 猬皮 蛇蛻皮 雄黄
7. 雌黄各二两 蜀椒 附子
8. 芎藭各五分
9. 右十三味咀咀以三年苦酒二斗浸一宿于炭火上炙干捣
10. 下细筛以猪脂二升半微火煎搅令相得如饴着末水中新
11. 白瓷器中盛稍稍随病深浅傅^[2]之并以清酒服如枣核大日

①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 10 页。

② 自《正统道藏》厘《备急千金要方》30 卷为 93 卷，明清刊本纷起祖范，在晚清原 30 卷本被重新发现之前，传世皆为 93 卷本而以乔本为最早，故此据之。乔本国家图书馆有藏。在 93 卷本中，《丁肿方》为第 66 卷；在 30 卷本中，《丁肿方》为第 22 卷（北宋官刻本系统）或第 23 卷（宋民间刻本系统）。

1. 一
 2. 灭癩膏治诸色痈肿恶疮瘰后有癩痕方
(后略)
- 【校笺】
[1][2]通“敷”。

根据 F14:W8 号文书残页上各字的相对位置,以及“肿上干”、“人疮痛”分别位于书页第 1、2 行行首,“灭癩膏”位于书页末行行首的排版特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该页内容复原出来:

1. 肿上干即易如春月去附子其发须尽洗去垢不尔令
2. 人疮痛
3. 青龙五生膏治痈疽痔漏恶疮脓血出皆以此方导之
4. 生梧桐白皮 生桑白皮 生青竹茹
5. 生柏白皮 生龙胆各五两 蜂房
6. 猬皮 蛇蛻皮 雄黄
7. 雌黄各二两 蜀椒 附子
8. 芎藭各五分
9. 右十三味咬咀以三年苦酒二斗浸一宿于炭火上炙
10. 干捣下细筛以猪脂二升半微火煎搅令相得如饴着
11. 末水中新白瓷器中盛稍稍随病深浅傅之并以清酒
12. 服如枣核大日一
13. 灭癩膏治诸色痈肿恶疮瘰后有癩痕方

以此与 F14:W8 号文书残页图版对照,正见甲 3、甲 4 行“口”处残字皆为“生”字之右上部,乙 1 行“口”处残字为“三”字第一画“一”之左半段,此复证 F14:W8 号文书内容必为《备急千金要方·丁肿方·痈疽第二》无疑。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可以肯定第 1—3 行、第 9—13 行就是原文原貌,但由于 F14:W8 号文书第 4—8 行悉缺,无一字为坐标以供定位。其实,如果此数行文字跟第 1—3 行或第 9—13 行一样字距固定的话,即令如此本亦无妨,可恰好此数行文字在排版上又可疏可密,所以第 4—8 行的排列则不一定是原貌。并且因为这个原因,半页的总行数也就不一定是 13 行,12—15 行皆有可能,实际上是 12 行,详见后文论证。另外,由于对 F14:W8 号文书定名还涉及到其版本问题,故俟之下节。

三、F14:W8 号文书的版本

既然 F4:W8 是印本,我们当然要追问它是哪一个版本。为便论述,在此先将《备急千金要方》的版本流传情况作一梳理。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30 卷,简称《千金要方》、《千金方》,大约作于七世纪前中期。^①虽然中国的雕版印刷术早在东汉时期就发明了,^②考古也发现了唐代雕版印刷的实

① 马继兴指出 659 年成书的《新修本草》已引用《备急千金要方》内容,故是书必作于此年前。参见马继兴《〈千金方〉的版本及其保存的古本草著作》,《中医杂志》1983 年第 5 期,第 73 页。后收入《马继兴医学文集》(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氏著《中医文献学》也有同样论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年,第 161 页)。李经纬认为是书成于 652 年,参见其《孙思邈在医学发展上的伟大贡献》,《中医杂志》1963 年第 3 期,第 36 页。

② 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除东汉说外,尚有晋代说、六朝说、隋代说、唐代说等(参见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此取李致忠说(详见其《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文献》2000 年第 2 期。)

物，^①但唐代——至少是七世纪前中期——雕版印刷尚未普遍用于书籍刊印。^②因此，《千金要方》最初是以写本形式流传的。除了659年成书的《新修本草》，特别是752年成书的《外台秘要》、984年成书的《医心方》对该书的大量征引不论外，存世抄本仅日本天保三年（1832）江户医学馆多纪元坚^③主持刊行^④的《真本千金方》之底本（仅存第一卷），他说这个本子是书商英遵卖给他的御医和气氏家传本，^⑤是遣唐使带回的抄本的抄本^⑥。据著名中医文献专家马继兴研究，这个残本的祖本虽不一定是遣唐使带回的抄本，但是唐宋之际的一个抄本则无可疑，日本正和四年（1315），和气嗣成对此作了抄录，但在此后200多年间“未能流传，旋即散佚”^⑦，只剩下了多纪元坚看到并影刊的第一卷。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⑧

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千金要方》在宋代有多种刻本。仁宗嘉祐二年（1057），因韩琦建请“择知医书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医籍，“乃诏即编修院置校正医书局”，^⑨“以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并为校正。后又命孙奇、高保衡、孙兆同校正。”^⑩林亿、高保衡等对《千金要方》进行了大量的整理校订工作，“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辑之……凡所流派，无不考理，互相质证，反复稽参”，^⑪直到10年之后的英宗治平三年（1066），才校毕镂版印行，这是《千金要方》第一次刊刻，即著名的北宋治平官刻本。十九世纪初，多纪元坚看到了一部初藏金泽文库^⑫后归米泽大守上杉氏藏的《千金要方》（现藏日本文化厅^⑬），他认为此本即上述北宋治平官刻本，^⑭乃于日本嘉永二年（1849）影摹刊行，题名《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此即通常所谓之

① 存世最早雕版印刷品以前认为是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卷。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刻本，部分韩国学者如黄善必、金库基、李弘植等认为该刻本于新罗圣德王三年至景德王十年（704—751）间或稍后刊刻于新罗，是世界现存最早印刷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者研究认为该经卷武周长安二至四年（702—704）间刊于唐洛阳，后传入新罗。双方掀起了一场中、韩印刷术发明权之争。根据新的考古发现，1974年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的梵文陀罗尼咒印页为唐初（7世纪初）刊印，这才是目前全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参见潘吉星《印刷术的起源地：韩国还是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致忠《〈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译刻考》，《文献》1997年第2期；韩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鼎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张树栋《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上、下），《中国出版》2001年第2、3期。

② 参见宿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文物》，1981年第5期；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 多纪元坚本姓丹波氏，其曾祖元孝时始改姓多纪氏，故其有时仍自署丹波元坚。丹波氏（多纪氏）是日本古代著名医学世家。

④ 因松元彦彦亦好医方，故多纪元坚以书示之，其“惊奇，亟倩巧手影摹付之阙人，刊成印行”（多纪元坚《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序》，《备急千金要方》，影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第1页），所以人亦称是版为“松元彦彦影刊本”。

⑤ 据该本卷末有和气氏历代题跋可知。又，该本卷首又钤有“吉氏家藏”印章，宫下三郎据此认为是书曾为日本室町末期御医吉田意安收藏（参见宫下三郎《孙思邈在日本》，《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1期）。志诚按：吉田宗桂，人称“日华子”，日本天文八年（1539）到中国学习医术，天文十六年（1547）再次来华，曾为明世宗治病，回国叙任法印。宗桂诊治神察，明人呼为“意安”，子孙遂世以意安为号。宗桂1572年逝，而和气氏历代题签下限为天正二年（1574），故是书转为吉氏收藏当在宗桂子宗徇时。宗徇生于日本永禄元年（1558），庆长五年（1600）治愈后阳成天皇疾病，叙任法印。宫下三郎所谓“为日本室町末期御医吉田意安收藏”之吉田意安指宗桂（因其以“室町末期”限定，室町时代起1338迄1573年；而是书转入宗徇手时已是织丰时代，织丰时代起1573迄1603），误。

⑥ 其原话是“后数年，书估（同“贾”——志诚按）英遵怀一古册来，以鬻于余。取而阅之，乃《千金方》第一卷，二百年前抄本，太医和气氏所传者，卷末有其家奕世题跋。校之《医心方》，一一吻合，其为真人真本，无复可疑。盖古普通使于唐时所得也”。（多纪元坚《影刻真本千金方序》，《孙真人千金方（附真本千金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第611页）

⑦ 马继兴《〈千金方〉的版本及其保存的古本草著作》，《中医杂志》1983年第5期，第73页。

⑧ 宫下三郎《孙思邈在日本》，《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1期，第56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6嘉祐二年八月庚戌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13册第4487页。

⑩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2《经籍考四十九》，中华书局，下册第1796页。

⑪ 高保衡、林亿《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备急千金要方》，第3页。

⑫ 该书每卷钤有“金泽文库”印章。

⑬ 参见宫下三郎《孙思邈在日本》，《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1期，第56页。

⑭ 其原话是“米泽大守上杉氏所藏宋槧一部，较诸元版，笔画端楷，更为清朗。检其缺讹，其为北宋本不疑。间有乾、淳间补刻，亦惟寥寥数纸，则仍是林亿等校正之旧，厘然可按也”。见《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序》，第1页。

“嘉永本”或“江户医学本”。涩江全善、森立之还据版心所记干支指出，虽然书中除了有多纪元坚所说的乾道、淳熙年间补刻者^①外，还有“殆为元祐年间补刊”者，但该书总体上说“实系宋治平三年镂版施行者”。^②1958年，宫下三郎通过书中所记刻工姓名重新对该书版本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不是治平官刻本而是南宋初期刻本。^③1983年，他进一步指出，“《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1147年（绍兴十七）刊，光宗（1194—1200）补充刊本”。^④我国学者马继兴也认为该书是南宋初年官刻本，并且认为北宋治平官本已失传。^⑤

又据晚清王颂蔚记载，他曾见到一种元版《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目录后有墨题记七行云：‘近得前宋西蜀经进官本，不敢私密，重加校正，以新补梓，与世共之。’”^⑥可见宋代《千金要方》至少还有一种地方政府刻本，即所谓“西蜀经进官本”。王颂蔚还推断说：“据此，则是本出自蜀本，故序中涉及宋帝事皆跳行顶格，犹宋本旧式也。”^⑦

另外，宋代民间刻有《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后又名《残本杂雕孙真人千金方》）一种，与官刻本不同，既名曰“孙真人千金方”，自当裒祖道藏。且林亿、高宝衡在校正《千金要方》时“请内府之秘书，探道藏之别录，公私众本，搜访几遍”^⑧，从“探道藏之别录”一语可确知《千金要方》在林、高校正刊刻之前已被收入道藏，则《新雕孙真人千金方》裒祖《道藏》之推断当可视为事实。我们知道第一次汇辑道藏是在唐玄宗时，名曰《开元道藏》；第二次是在宋太宗时；第三、四次均在宋真宗时，分别名为《宝文统录》、《天宫宝藏》。这些道藏都未刊印，所以此前道藏中的《千金要方》也是以写本形式流传的。从林、高校书时间看，其参考的道藏本《千金要方》必是此四种道藏中者。徽宗政和年间所成《万寿道藏》是第一部刊印《道藏》，至此，道藏中《千金要方》始以刊本形式流传。道藏中《千金要方》从写本到刊本一直都是30卷，直到明《正统道藏》始将30卷^⑨厘为93卷。宋民间刻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一直淹没无闻，清嘉庆四年（1799）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偶然于书肆西山堂购得，仅存20卷，黄氏以元、明版补齐。光绪年间辗转归陆心源皕宋楼藏。陆氏卒后，二十世纪初，为日人岩崎弥之助购去，现藏东京静嘉堂文库。^⑩是书刊刻年代，黄、陆二氏均以在北宋，马继兴认为书中避光宗讳当在南宋。^⑪后之研究者多以前者为是。^⑫

元代《千金要方》刊本祖绍北宋官本，普遍认为存世仅五部，其中日本两部，现一藏宫内厅书陵部，一藏静嘉堂文库（有缺）。^⑬中国三部，一部残存2卷，藏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两部完整，均

① 其原话参见上注。

② 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八，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册第534、533页。

③ 参见宫下三郎《米泽善本の研究と解题》，ハーバード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委员会，1958年。

④ 宫下三郎《孙思邈在日本》，《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1期，第56页。志诚按：光宗在位时间为绍熙元年至五年（1190—1194）。

⑤ 参见马继兴《〈千金方〉的版本及其保存的古本草著作》，《中医杂志》1983年第5期，第74页。

⑥ 王颂蔚《写礼庠遗著·古书经眼录》，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46册第190—191页。

⑦ 王颂蔚《写礼庠遗著·古书经眼录》，第191页。又，雷自申等《孙思邈千金方研究》第643—644页谓国家图书馆藏两部元版《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中，32册本目录后亦有王氏所述墨题记，误，有此草书题记者为24册本，或此即王氏所见欤？笔者在翻检中还发现32册本中，卷之六下字体与全书其它部分迥然不同，疑为刻者以它版所补。

⑧ 高保衡、林亿《备急千金要方新校序》，《备急千金要方》，第3页。

⑨ 所采底本是经过林亿、高宝衡等校订的北宋官本的元刻本。《万寿道藏》因不存世故不知采何底本，估计应为林、高校订官本。前此道藏所采自为林、高校订前之本。

⑩ 雷自申等《孙思邈千金方研究》，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643页。

⑪ 参见马继兴《中医文献学》，第163页。

⑫ 苏礼1995年发文指出“新雕本之刊刻应在林校之前，至少在同时，而不会在林校本成书之后。”（苏礼《〈新雕孙真人千金方〉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3期，第177页）。后曾风通过对《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用字的考察（《新雕》多用通假字、古字、俗体字，且颇有讹误字），也认为虽然新雕本“究竟为私刻（意指家刻——志诚按）或坊刻，目前尚难以确考”，但她更“倾向于该本为北宋英宗之前，即1064年之前的坊刻本”，林、高校书之前“北宋流传的即此《新雕孙真人千金方》。”曾风《〈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刻者考》，《天津中医药》2007年第6期，第49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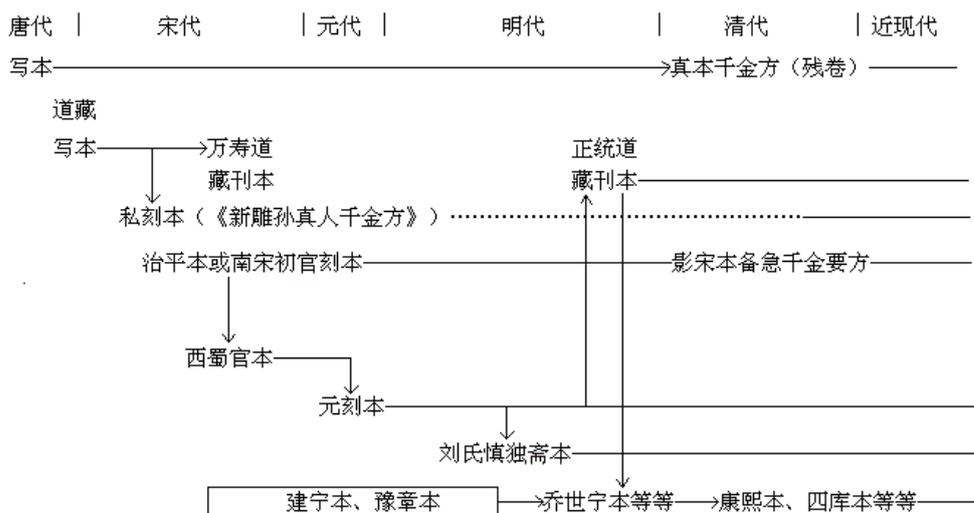
⑬ 宫下三郎《孙思邈在日本》，《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1期，第56页。

藏于国家图书馆。^①

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刘氏慎独斋本，为今存唯一明代影元刻本，浙江省图书馆有藏。其它明刊本有嘉靖二十三年（1544）小丘山房乔世定本、万历十六年（1588）祝氏本、万历三十一年（1603）方中声本等。小丘山房本据乔世宁序可知所采底本为建宁本，^②祝氏本据陈文烛序知与乔本同出一源，^③方中声本据其序知所采底本为豫章本，然豫章本亦与乔本同源，^④三本均以《正统道藏》93卷厘定卷帙，至此，93卷本大行其道。有学者认为此是明代中叶皇帝好道“影响到官员和民间”的结果，并进一步造成了宋代三十卷官刻本系统的湮灭。乔世宁序、方中声序所谓的建宁本和豫章本，刊年大概在“南宋后至明代以前”^⑤，今两种均佚。

清代前中期有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十年（1691）两种刻本及四库本（写本）等，亦为93卷本。清代后期刊刻此书甚多，仅同治七年（1868）就有京都太医院刻本、扫叶山房刻本及王培栟刻本三种。光绪一朝就有8个本子，仅光绪四年（1878）用“独山莫氏”^⑥购回的江户医学馆《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原书版重印的就有上海长洲麟瑞堂，苏州徐敏甫、崇德书业公所3种。《千金要方》存世刊本四十余种多为清刊，兹不一一胪列（除了从日本回传的版本外大多数为93卷本）。^⑦《千金要方》在流传过程中还产生了很多节本、注本，如《千金宝要》、《千金方衍义》、《唐千金类方》等，此从略。

为清眉目，现将诸本传承关系都为一表：



注：→ 表传承关系 ……表存世但湮没不闻 □ 表可能的刊刻年代

据 F14:W8 号文书残页图版及前文对其内容的复原，可知此《千金要方》本有以下特征：1、从“肿上干即易”起至“治诸色痈肿恶疮瘥后有癍痕方”止计 177 字在一个半页上；2、每半页行数在 12—15

① 马继兴《中医文献学》（第 164 页）失察谓国家图书馆藏只 1 部。

② 乔序原话为：“《千金方》世罕传本……后得建宁本颇全……建宁本类三十卷，今依《道经》定秩，为九十三卷云。”

③ 陈序原话为：“侍御祝公梓《千金方》……本自关中，马伯循、乔景叔二先生序之明矣。”

④ 方序原话为：“书藏关中，再藏豫章藩邸……惜藩本豕鱼，且多脱漏，吴公慨命刊正。”

⑤ 马继兴《〈千金方〉的版本及其保存的古本草著作》，《中医杂志》1983 年第 5 期，第 75 页。

⑥ 沈乾一《从书书目汇编》（文海出版社 1970 年，第 122 页）“千金方合刻条”谓“日本江户医学所刊，光绪戊寅独山莫氏将板购回，现板存苏州徐氏。”据雷自申等《孙思邈千金方研究》一书（第 643 页）考证莫氏为莫绳孙（清末著名藏书家莫有芝次子，本人亦藏书家）。笔者所见上海长洲麟瑞堂本扉页上有“光绪戊寅夏五购自东瀛”字样，或云夏五月耶？

⑦ 详参徐国仟《版本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4 年，第 71—73 页。

行之间，每行 22 字；3、方名提行顶格，黑底白文；4、方下药物名称缩进两字，方后用法医嘱缩进一字。据文书图版可知此本还有如下特征：5、楷书，墨印；6、左右双边，行格疏朗；7、F14:W8 号文书残片尺幅为 16.6cm×6.7cm，^①6.7cm 为残片之高，约 8 字所占长度，则版框高约 6.7cm÷8×22≈18.43cm，再加上天头、地脚（各以 3cm 计），半页尺幅当约 16.6cm×24.43cm，应为中版书。

前述《千金要方》诸本中多纪元竖刊行《真本千金方》之底本为抄本，且只有第一卷，西蜀本、建宁本、豫章本惊鸿片羽雁过无痕，皆可不论；刘氏慎独斋本为元刻本之影刻。所以，探讨 F14:W8 号文书版本问题，只需将其与宋官刻本、宋民间刻本、元刻本、道藏系统本对勘即可。

宋官刻本自以江户医学馆《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为据。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6 年影印有江户医学本（1982 年重印），将原书四个半页合为一页，并添加句读，为今之通行本。但该社影印对文字作了个别改动，如将书中避孝宗赵昚而缺掉末笔的“慎”字一律改正，这些改正对文献版本研究而言反为不美，故兹用光绪四年（1878）上海长洲麟瑞堂重印江户医学馆《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该本“青龙五生膏”方这个半页的内容如下：

1. 松脂一斤 大黄一两 猪脂半斤 细辛
2. 防风 黄芩 芎藭 白敛
3. 当归 白芷 芍药 莽草
4. 黄蘗 黄连各半两 白蜡四两
5. 右十五味咬咀先煎脂蜡令烊次内^[1]诸药三上三下绞以
6. 绵及布以着水中为饼取少许火炙之油纸上傅^[2]之帖疮
7. 上千金翼有黄耆一两
8. 青龙五生膏治痈疽痔漏恶疮脓血出皆以此方导之方^[3]
9. 生梧桐白皮 生龙胆 生桑白皮
10. 生青竹茹各五两 生柏白皮各五两 蜂房
11. 猬皮 蛇蛻皮各一具 雄黄
12. 雌黄各一两 蜀椒 附子
13. 芎藭各五分

-----（转页）

1. 右十三味咬咀以三年苦酒二斗浸药一宿于炭火上炙
2. 干捣下细筛以猪脂二升半于微火上煎搅令相得如飴
3. 着新未^[4]中水^[5]白瓷器中盛稍稍随病深浅傅^[6]之并以清
4. 酒服如枣核大日一
5. 治痈疽痔漏恶疮妇人妒乳漆疮方^②

（后略）

【校笺】

[1] “纳”之本字。

[2] [6]通“敷”。

[3] “方”字衍。

[4] “未”当作“末”。

[5] “中水”二字应互乙。

本页“青龙五”前无“肿上干”、“人疮痛”字样，接下来的内容是“治痈疽痔漏恶疮妇人妒乳漆疮方”也非“灭癩膏”，显然，F14:W8 号文书不是此版本。

①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 8 册第 1594 页。

② 《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二，上海长洲麟瑞堂，光绪四年刊本，第 22、23 页。

宋民间刻本即《新雕孙真人千金要方》，日本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89年出有影印本（与《古钞本真本千金方》合印），作为东洋医学善本丛书的第十二册^①。“青龙五生膏”在卷第二十三，该页内容为：

1. 右以为末空腹以酒服方寸七日三取差^[1]加斑猫^[2]七枚良
2. 青龙五生膏主痲疽痔漏恶疮脓血出皆以方导之方^[3]
3. 生梧桐白皮 生桑白皮 生青竹茹 蜂房
4. 雌黄 雄黄各四分 生柏白皮 狸皮 蛇蜕皮各一具
5. 蜀椒 附子 芎藭各二两
6. 右细切以三年苦酒二升浸药一宿于炭火上炙干捣下细筛以
7. 猪脂二升半于微微火煎绞^[4]令相得如饴着新未^[5]中水^[6]白器
8. 盛稍稍随病深浅付^[7]之并以清酒服如枣核良
9. 治鼠漏蒸瘰疬五白膏方
10. 取白黑马羊猪犬鸡屎各一斤漏廬二斤各于石上烧作炭
11. 研绢口^[8]之以猪膏一升三合煎乱发一两半令极消尽乃内诸
12. 末微微火上煎五六沸药成先去疮痂以盐汤洗拭干然后付^[9]
13. 膏若无痂犹须汤洗日再上膏常常以帛裹上勿令中风
14. 冷也神验^②

【校笺】

- [1] “瘥”之本字。
- [2] “猫”应为“螯”。
- [3] “方”字衍。
- [4] “绞”应为“搅”。
- [5] “未”当作“末”。
- [6] “中水”二字应互乙。
- [7] [9] “傅”之俗体，通“敷”。
- [8] 字模糊不可识。

此本“青龙五”前亦无“肿上干”、“人疮痛”字样，“青龙五生膏”之后也不是“灭癩膏”而是“治鼠漏蒸瘰疬五白膏方”，显然，F14:W8号文书亦非此版本。

如前述历代虽多有修道藏之举，然多被焚毁，现存世最早道藏为明《正统道藏》，现北京白云观、上海图书馆等处有藏。1923—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借白云观所藏影印，即所谓涵芬楼影印本《正统道藏》。明刊《正统道藏》原为经折装，计四百八十函，涵芬楼影印本缩改为六开线装小册，计1120册，《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为第26册第1种。“青龙五生膏”在卷第六十六，该页内容如下：

1. 右六味咬咀醋浸半日先煎猪脂八合令
2. 烟出内^[1]乱发二分令消尽下之待冷又内^[2]
3. 松脂八分蜡二分更着火上和次内^[3]诸药
4. 煎令沸三上三下去滓以故帛傅^[4]药帖肿

① 此书国内尚不多见，北京中医药大学藏有一部オリエント出版社发行人野赖真的赠送本，笔者参考的就是这个本子。此外据说1974年一日本友人曾赠给马继兴先生一部《新雕孙真人千金要方》复印本（参见苏礼《〈新雕孙真人千金方〉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25卷第3期，第176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出有李景荣等点校本，书名《孙真人千金方校释》，将《真本千金方》收为附录，如果不研究版本问题，可资参考。

② 《宋版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古钞本真本千金方》，第662页。

5. 上干即易如春月去附子其发须尽洗去
6. 垢不尔令人疮痛
7. 青龙五生膏治痈疽痔漏恶疮脓血出皆以
8. 此方导之
9. 生梧桐白皮 生桑白皮 生青竹茹
10. 生柏白皮 生龙胆各五两蜂房

----- (转页)

1. 猬皮 蛇蜕皮 雄黄
2. 雌黄各二两 蜀椒 附子
3. 芎藭各五分
4. 右十三味咀以三年苦酒二斗浸一宿
5. 于炭火上炙干捣下细筛以猪脂二升半
6. 微火煎搅令相得如饴着末水中新白瓷
7. 器中盛稍稍随病深浅傅^[5]之并以清酒服
8. 如枣核大日一
9. 灭癍膏治诸色痈肿恶疮瘰后有癍痕方

(后略)

【校笺】

[1][2][3]“纳”之本字。

[4][5]通“敷”。

此本“青龙五生膏”以下文字内容虽与 F14:W8 文书悉合，但各字之相对位置与文书残片不同，从而半页行数、每行字数也不同，且“青龙五生膏”与“灭癍膏”不在一个半页上，所以，F14:W8 号文书必非道藏本。

至于明、清受《正统道藏》影响的诸 93 卷刊本，以小丘山房乔世定本为代表，乔本“青龙五生膏”所在的那一页本文第二节已引录，请参见。该本“青龙五生膏”方前后文字内容虽与 F14:W8 文书残页相合，但 F14:W8 文书“肿上干”、“人疮痛”字样分别位于书页第 1、2 行首，而乔本则位于第 1、2 行尾；乔本“灭癍膏”与“肿上干”、“人疮痛”同样不在一个半页上，所以，F14:W8 号文书也非此本。

国家图书馆所藏两部元刻本《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内容、版式完全一样，惟册数不一，一部 24 册，一部 32 册，^①2004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后者影印出版，作为中华再造善本的一种。“青龙五生膏”在卷第二十二，内容如下：

1. 肿上干即易如春月去附子其发须尽洗去垢不尔令
2. 人疮痛
3. 青龙五生膏治痈疽痔漏恶疮脓血出皆以此方导之
4. 生梧桐白皮 生桑白 生青竹茹
5. 生柏白皮 生龙胆各五两 蜂房
6. 猬皮 蛇蜕皮 雄黄 雌黄各二两蜀椒
7. 附子 芎藭各五分
8. 右十三味咀以三年苦酒二斗浸一宿于炭火上炙
9. 干捣下细筛以猪脂二升半微火煎搅令相得如饴着

① 24 册本每卷钤有“伊泽氏酌源堂图书”印章，卷末有伊泽信恬氏跋文，可知其曾藏东瀛。

10. 末水中新白瓷器中盛稍稍随病深浅傅^[1]之并以清酒
11. 服如枣核大日一
12. 灭癩膏治诸色痈肿恶疮瘰后有癩痕方

【校笺】

[1] 通“敷”。

将此页与 F14:W8 号文书对勘，文字内容、各字所在位置皆完全吻合，字体也完全相同，此外，从外在形制上看，元刻本左右双边，每半页 12 行，每行 22 字，皆与 F14:W8 号文书一致；并且，元刻本方名也为黑底白文，这是诸本中唯一与 F14:W8 号文书符契者。显然，F14:W8 号文书就是元刻本《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的一个残页。《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将 F14:W8 号文书拟题为“医书印本”是没错的，但不够确切，根据上述探讨，笔者以为，可将该文书定名为“元刻本《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残页”。

前文曾推测 F14:W8 号文书纸幅大小约为 16.6cm×24.43cm，实际元刻本《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版框高 18.5cm，宽 12.5cm，天头、地脚各宽 3.5cm、1.5cm，左右边宽均为 2.6cm，则其半页纸幅为 (12.5cm+2.6cm+2.6cm)×(18.5cm+3.5cm+1.5cm)=17.7cm×23.5cm，两者密近，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证明 F14:W8 号文书必是元刻本《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

四、余论：F14:W8 号文书与黑水城出土的另两种《千金要方》之关系

在《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披露 F14:W8 号文书残片之前，《敦煌宝藏》、《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各公布了一件黑水城出土的《千金要方》文书，前者所收是一个残片，编号斯·碎·079（伦敦图书馆馆藏编号是 OR.8212—731），^①因此前法国学者马斯伯乐（H.Maspero）在录文时将该残片编为 478 号，^②故学者尝称其为马斯伯乐文书 478 号（M.478）；后者所收为 6 个整页，编号 TK166，拟题“孙真人千金方”。^③

小曾户洋首次指出 M.478 为《千金要方》残片，并认为其是未经林亿、高保衡等校改过的宋私刻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在元初的翻刻本。^④马继兴认为该残片“绝不属于元本之列……最大的可能性当为辽版”，^⑤但马氏此推断的一个重要前提，即他认为黑水城文书下限在 13 世纪初期（元建立）以前是错误的，黑水城文书下限晚至北元。^⑥所以，该碎片是有可能为元刻本的。

李继昌认为俄藏 TK166 号《孙真人千金方》“虽不能肯定其具体年代，但从黑城出土的全部文献的刊印年代看，它亦应是公元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初的印本，或许是西夏人仍以林亿等校正该书之前的某版《千金方》为蓝本的坊刻本”。^⑦小曾户洋认为 TK166 为“南宋末至元初，相当十三世纪中后期

① 黄永武《敦煌宝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1986 年，第 55 册第 337 页。又，《敦煌宝藏》中该文书图版缩印，极模糊，2005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印制精美，非常清楚，该文书图版在第 1 册第 206 页，请参看。

② Henri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Sir Aurer Stein en Asie Centrales*. London, 1953, p.197.

③ 史金波、魏同贤、E. И. 克恰诺夫《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4 册第 52—57 页。

④ 详参小曾户洋《哈拉浩特出土之马伯乐文书第四七八号—未宋改千金方有元代复刻本》，赵友臣译，《医史文献理论丛刊》1988 年第 2 期。

⑤ 马继兴《黑城出土的两种〈孙真人千金方〉残书》，钱超尘等《中医药文献研究论丛》，中医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5 页。

⑥ 马氏原话是“考元朝时期晚于南宋与金国之后，相当 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中期。但从俄、英两国在黑城发掘的古籍时代来看，可以考出的古籍最晚时代下限均在 13 世纪初期以前。故英藏本也绝不属于元本之列。”（《黑城出土的两种〈孙真人千金方〉残书》，《中医药文献研究论丛》第 5 页）而实际上俄藏黑水城文献包括“宋、夏、金、元时期的写本和刻本”（史金波《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前言》，第 1 页），《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所收亦为“宋、辽、夏、金、元时期的纸质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凡例》，第 9 页），元代更占了大部分，有年款的文书中“时间最晚的成于北元宣光元年（1371）。”（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 10 页。）

⑦ 李继昌《列宁格勒藏〈孙真人千金方〉残卷考索》，《敦煌学辑刊》1988 年第 1、2 期合刊，第 122 页。

的版本”。^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马继兴认为其与斯·碎·079 “不仅应属同一刊本，即均系辽版的重刊本，而且也有很大可能是它们属于同一部书的不同残存部分”。^②这个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今天一览图版即知。由于研究条件限制，当时马先生“未能见到《孙真人千金方》俄藏本的实物和其全部图影”，^③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俄藏 TK166 号文书书法水平不高，字体与斯·碎·079 迥然有别，更不用说其它排版特征了，彼二者绝不会是一个版本，更不可能“属于同一部书的不同残存部分”。讨论到这里，得出如下结论已是水到渠成了：黑水城出土的 3 种《千金要方》是 3 种不同的版本。换句话说，在黑水城出土文书中，除了已知分别藏于英国和俄国的两种《千金要方》之外，我们又发现了一种新的《千金要方》。

附识：谨对国家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在笔者查阅古籍文献过程中的耐心和付出的劳动，尤其是对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所给予的方便表示深挚谢意！

(作者通讯地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089)

① 小曾户洋《千金方书志概说》，《千金方研究资料集》（东洋善本医学丛书第 15 册），オリエント出版社 1989 年，第 31 页。

② 马继兴《黑城出土的两种〈孙真人千金方〉残书》，第 7 页。

③ 马继兴《黑城出土的两种〈孙真人千金方〉残书》，第 6 页。马此文是参加 1996 年 8 月首届海峡两岸中医药文献、医古文及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1997 年始由上海古籍社出版，故其缘齐一面。后来 1998 年 3 月他“获见了此件的全部书影”，“经与日本静嘉堂藏同名书的图影对照，二者并非同一版本”（马继兴：《俄国现藏中国出土古医药文献》，《中华医史杂志》1999 年第 1 期，第 13 页）。所谓的“日本静嘉堂藏同名书”意指《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小曾户洋认为 M. 478 是宋民间刻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的元代复刊本，马先生承认 TK166 “与日本静嘉堂藏同名书……并非同一版本”等于对以前认为其与斯·碎·079 “不仅应属同一刊本，……而且也有很大可能是它们属于同一部书的不同残存部分”的看法作了修正，但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5 年所出马氏《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对此旧作相关内容（第 154—157 页）未及改正，这是笔者提请此书读者要注意的。